



经典作家之 林语堂

那个叫林语堂的漳州人,老家在城西门外天宝镇的五里沙。那里有连绵的蕉林,从山脚一直到水边,从这个村一直到邻县的几个村子。天宝镇则是个有近千年历史的古镇,见证过最初的兵戈、大航海时代的帆帆以及现代战争的兵火,因为滨水而繁荣,而人文荟萃。

一条被16世纪的西方人称作漳州河,现在叫九龙江的水流从坝边、从村边流过,溯着这条河水向上,是林语堂的出生地坂仔;顺着河水向下,是他念过书的出海口厦门,山区与海口之间就是林语堂所说的大城市漳州,富庶而繁华。他的父亲,那个叫林至诚的乡村牧师,先是从城外的五里沙到坂仔,然后从坂仔到城里的接官亭礼拜堂,分别在那些地方生活过若干时间,然后去世了。和他的太太杨顺命一起葬在老家五里沙。那对恩爱了一辈子的夫妻,至今还安息在那里,和他儿子的纪念馆不过隔了一道墙。

生活在漳州河边的人,都是移民的后代。迁徙是与生俱来的宿命。他们的祖先从中原来,到了海滨,然后一代一代地陆续去了海岛,慢慢地,他们的性情也从初来乍到时的干燥、粗粝变得平和、温润起来。

那是一群习惯漂泊的人,远行和回家是人生应该经历的两个阶段。年轻时有梦想,从家门口搭条船,顺着水流到海边,再上一条更大的船,顺风顺水,花去几昼夜几十昼夜,到有熟人的海岛,开始他们的新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功名成就后,愿意回家待到老去,如果回不了家,就找个乡人聚集的地方,比如台湾岛安顿下来,家也就不远了。在那里,他们可以听到温暖的乡音,吃到可口的猪肝面线,就像林语堂所描述的那样。

这就是闽南漳州人。
沈从文的湘西,那里的男孩,大抵愿意做一个有前途的军人。但是在漳州,年轻人的梦想,最初大约是做一个巧手的工

走进林语堂位在台北阳明山上的故居,一片园林中的住所,典雅而清幽,而故居不远处,几片田地上正种着时蔬,归园田居之乐近在咫尺,不禁让人想到他在《吾国与吾民》第一章,对于农村生活的赞赏,他说,“乡村典型的生活,常被作为最理想的优美生活,农村的理想表现于艺术哲学及生活者,如此深植于一般中国人之意识中,应亦为今日民族健康之一大因素。中国生活典型之创始者能于原始的生活习惯与文明二者之间维持一平衡,其手段岂非巧妙?岂非此健全的本能,导使中国人崇尚农耕文明而厌恶机械技巧,并采取一种单纯的生活,岂非此健全的本能,发明人生的愉快,而能使不致劳形役性,因而在绘画中,文学中,一代一代地宣扬着‘归田’思想。因为越接近自然,越能保持体格上与道德上之健康状态。”

这段话,不仅让西方人认识中国人何以追求农村田园生活的深刻意涵,也点出中国园林建筑不仅在于空间的美感,也在于营造一个亲近自然的环境,对于每个人身体与心理保持健康的重要性,当然,他的见解也帮助我们在欣赏类似李龙眠《山庄图》这一类描述中国古代官员退休生活的绘画,有了意在丹青之外的体悟,以及在今日实践青山绿水的生态富足,有了自然与人的美好生活产生紧密连接的体悟。

林语堂,就是这样一位充满理趣的经典作家,他的作品不仅受到那个时代人们的追捧,即使历经时间的间隔,他的文章仍然在今日受到大众的喜爱,并且让人深受启迪,特别是他对生活的态度。从他的著作中,我们知道他喜欢谈生活的智慧,不仅是中国人的智慧,他也谈及他国人的智慧;他喜欢悠闲的过日子,同时,他对工作却也是相当执着认真,在没有电子计算机的时代,他在77岁高龄,完成了编纂英汉字典的艰巨任务,而在他所有著作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写的《苏东坡传》。

林语堂对苏东坡的喜爱总是溢于

言表,他毫不隐藏地流露出他对苏东坡的喜爱,全家赴美时,他在有限的行囊空间里,硬是塞进了几本有关苏东坡的珍本古籍,不仅陪伴他在异国的岁月,同时也让他得以完成《苏东坡传》,而也正是这本英文版传记,让西方人借以认识了这一位多才多艺的中国人,我还记得1990年当我到美国游学时,每次学生聚会中,一问到大家认识哪些中国名人,苏东坡总是位列其中。

我的硕士论文以苏轼记游散文为题,但要用英文介绍这位大文学家可不容易,林语堂为苏东坡写的传记,适时帮我解决了这个难题,也为许许多多研究宋代文学的学者,开启了一扇窗,因为,跳出史料的堆积,林语堂用他对苏东坡的了解写传,苏东坡的一生友朋众多,知识广博,每一首诗词、每一篇文章,背后都有着许多典故与人情,林语堂就用他生活的智慧与广博的学识,点醒了大文豪诗词文章中的理趣。

理趣从字的表面解释,就是道理的趣味,但是,道理就是道理,怎会有趣味可言呢?原来,一般人看万事万物总是看表面,而不知其中的道理,更遑论个中衍生出的趣味,必须有人说清楚、讲明白,才会让人恍然大悟,就像苏东坡的《石钟山记》,对于山的名称,他不人云亦云,而是在亲自考察探勘后,终于发现这座山命名石钟的真正原因。随着苏东坡简洁生动的文句,深富逻辑思考的叙述,我们仿佛跟着他一起亲赴现场,并在他的解说下恍然大悟。

林语堂的文章就常有让读者恍然大悟的快感,例如《苏东坡传》第二十章国画,他以“节奏”解释苏东坡在书法上的造诣,“艺术上所有的问题,都是节奏的问题,不管是绘画、雕刻、音乐,只要美是运动,每种艺术形式就有隐含的节奏。……从美学上看,甚至可以说以论人而说‘猛冲’、‘疾扫’、‘狂暴’,这都是节奏概念。在中国艺术里,节奏的基本概念是由书法确立的。中国的批评家爱慕书法时,他不欣赏静态的比例与对

林语堂以理趣入文

高显莹

称,而是在脑海里追随著书家走,从一个字的开始到结尾,再一直到一张纸的末端,仿佛他在观赏纸上的舞蹈一般。因此探索这种画像的路子,自然不同于西洋画像画。其基本的理论是‘美是运动’(‘美感便是律动感’),发展成为中国绘画上至高无上的原理的,就是这种节奏的基本概念。”

瞧,这是多么点醒人心的话呀!综观古往今来品评书法艺术的篇章,多是从用笔、结构这些有形的部分下手,虽然看似有理,却也常令人有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的困惑,林语堂跳出这个框架,从无形的节奏点评,不仅解决了观

那个叫林语堂的漳州人

陈子铭

子,拥有差不多完美的人生。

幽默,在翻译西方作品时他创造了这个词,被人们接受一直用到今天。幽默是心里开放的花朵,是并不十全十美的人生中自我调节与保护的本能。它轻轻挑起人的情绪,让人有搔痒一样的舒服,而人们会希望那只搔痒的手,一直继续下去。这是幽默境界。

他有梦想,他的梦想是顺应秩序而又符合现实的,近人情、极普通。他的梦想在真实的世界里,就像种子种到地里,一定会萌发滋长寻找阳光。让人觉得世界有梦想,生活就快乐。

他闲适地生活。生活的闲适与物质有关,但不一定那么有关。他眼中的闲适,就是给生活让一点空间,给精神留一个回旋。他最喜欢的18世纪一个不太出名的作家舒白香认为,时间之所以宝贵,乃在于时间不被利用,“闲暇的时间如室中之空隙”,生活太狭仄了,精神便不再有一个自由伸展的视野。哪怕是曼哈顿的摩天大楼,也该留出一块屋前空地,那是一块精神的空地,拥有那一块空地就拥有可贵的闲适。

他快乐地享受这种精神的闲适。比如睡过一夜清晨醒来,呼吸新鲜空气让肺部舒畅,开始进入工作;再如手中拿着烟斗,双腿搁在椅子上,让烟草均匀地、慢慢地烧着;或者饱食之后坐在安乐椅上,面前没有讨厌的人,海阔天空地谈笑,身体和精神都与世无争。他有滋有味地描述这些生活细节,讨论它们的好处,品尝心灵和感官、物质和精神的不加区别的快乐与闲适。我们甚至弄不清楚一个文化大师的精神体验和“五脚居”下裸背的贩夫粗茶淡饭的走卒有什么不同。

他在东西方语境中游走,用西方人的语言描述东方,用东方人的思维看待西方。战争、离乱、和平,人世间的所有一切都化成冒着暖气的茶,绕着烟雾的雪茄,最后渐渐沉淀成看得见的本乡的夕阳。

他用上述的方式度过他的一生,在绕了大半个地球后,最后10年,选择在家乡对岸的海岛住了下来,那里有数百万的乡邻可以让他不寂寞。

三

林语堂重新被乡人记起是20世纪末的事,那时,人们开始审视自己的城市并且翻检与她有关的人文信息。这个离家很久的人,让差不多所有的漳州人或多或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自然、亲和、乐天、处事融通,总有无数的法子让自己的日子滋润起来,总是让人想起和自然界保持亲近的关系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那座贴着五里沙的城市也因此从骨子里透露出一股闲适的味道,受数个世纪域外风物侵袭,有点恋旧却不守旧,既不排外,也不媚外,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美学,总是让本乡人感到精神安适,让异乡人的心境妥帖。那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人生态度啊。

于是人们越来越愿意用各种法子亲近他,希望他成为本乡湖光山色的一片倒影,一张随时要递送出去的城市名片。

20世纪末,人们觉得应该在他的老家建一个纪念馆。经过了那么多年的两岸隔阂,那个生于漳州逝于对岸的人,身边多少带一些是是非非,但是还有什么能够比一个爱家的乡贤更容易弥合彼此间隙呢?林语堂纪念馆在五里沙落成时,是2002年,他的两个生活在美国的女儿,相如和太乙——他的快乐的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回到五里沙,在他的青石塑像前徘徊落泪。她们的父亲身穿长衫、脚着皮鞋,轻松地靠着藤椅,手中的烟斗

赏者审美的视角,也让学习书法艺术家不再局限在笔法、结构中,这与苏东坡所谓“形似走向神似的艺术修炼道路的道理是一致的。

有了这层指引,观赏者与创作者立即拉近了距离,艺术作品也顿时变得生动有趣,于是,当我们站在一幅画作前,我们从观赏丹青的颜色之美,进入墨分五色的技术赏析,在观赏布局结构后,又透过对书画家的认识与了解或是画上题跋,亲临艺术家绘画创作的当下,感受书画家下笔构思的来龙去脉,与画家们彼此心灵交会。

这种赏析的路径,带领观赏者参与了艺术家创作的盛宴,为深入探悉作家作品点了一盏明灯,方法不仅明确,观赏者也需要更高的品鉴能力,包括对艺术鉴赏的知识,对艺术家所处时代的了解,对其生平交友的讯息,更包含对创作者品德的认知,这种宏观的品鉴能力的培养,提升了普罗大众对于艺术鉴赏的品位,更是一种体悟理趣的路径。

谈到品德,这又是林语堂对文学作品赏析的另一建树。林语堂学贯中西、学识渊博,在众多的作家中,他最欣赏苏东坡,他翻译苏东坡的作品,为苏东坡写传,何也?除了文章好,苏东坡的人品更为他所称道,在《苏东坡传》序言中他这样写道:“1936年我全家赴美时,身边除去若干精选的排印细密的中文基本参考书之外,还带了些有关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至于在行李中占很多地方一事,就全置诸脑后了。那时我希望写一本有关苏东坡的书,或是翻译些他的诗文,而且,即便此事我不能如愿,我旅居海外之时,也愿身边有他相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万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桌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力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

苏东坡的人品得到林语堂的称颂

似乎正散发着好闻的烟草味,像她们小时候看到的那样。五里沙的凉凉蕉风,想必让那个离家太久的人精神安适了吧。

此后造访五里沙林语堂纪念馆的人,进馆前,总能在那个洒满日光的庭前与那个闲坐的人打个照面。在馆里,总能听到电视《我的家乡》的娓娓诉说,离开时,讲解员还会用本乡话咏唱他的《方言五言诗》,那抑扬顿挫,暖心又古意。“乡情穿样好,让我说给你,民风还淳厚,原来是按尼(这样)。唐唐语如此,有的高述离;莫问东西晋,桃源人不知;父老皆叔伯,村妮尽姊妹;地上香瓜熟,枝上红荔枝;新笋园中剥,早起食诸糜(粥);脐脰莼羹好,吮活水鸡(田鸡)低(鲜);查母(女子)真正水(美),郎郎(人人)都秀媚;今天戴草笠,明日装入时;脱去白袍,后天又把锄;黄昏倒的困(睡),击壤可吟诗。”

那乡音吟唱,总能一下子唤起人们的乡愁。那是行走在外的人的乡愁。

2016年,人们开始打造林语堂文化园。那园在漳州盆地的边缘,有天宝大山山势西来,九龙江水旋而向东,地势地貌舒展而秀美。林语堂纪念馆是整个园区的核心,数里栈道,蜿蜒曲折,亭台楼阁,起伏错落,把那个万顷蕉林,梳理出层层叠叠的纹理,烟云茶馆、语丝咖啡、天风台、快哉亭……那些与林语堂有关的印记成了园区建筑的名称,这使这个供市民、村民休闲的郊野公园看上去也很有文学气息。

接下来就是“海”了。2017年,林语堂文化园继续扩张,那个园区成了“香蕉海”,是“五湖四海”生态城市建设的一个组成项目。按A级景区规划布局,阳明山的林语堂故居索性按1:1的比例,被安置于一块向阳的坡地上,那座漂亮的白色的西班牙风格的小洋楼,浮在林语堂老家的蕉海之上,像一艘不系之舟。他的书房,他的卧室,他的起居室,保持早先的样子。那些和他度过了10年光阴的书柜,静静地待在那里,好像不曾离去,那个有西班牙廊柱的小小的庭院,是否曾有过绕梁的笑声,并且惊起正在打盹儿的鸟儿?那个浅浅的鱼池中的鱼儿,是否曾经和大师一起度过许多闲暇的时光……林语堂家的阳台对着天宝大山,黄昏,他是否还一个人在那里乘凉,看前山慢慢沉入夜色朦胧,四周是他久违的无边蕉风,而他是否正不可救药地沉浸在他的不亦快哉中呢?

从林语堂纪念馆到林语堂文化公园再到香蕉海,一个文学的林语堂正渐渐变成生活的林语堂,与城市精神生活有许多关联的林语堂。

人们花了差不多十几年的时间去了解那个叫林语堂的乡贤,寻找自己的失落生活的影子,唤醒睡着了的心情,想象城市未来的某一种模样。最后,他成了城市记忆的一部分。当乡人造一座美丽的公园去承载城市气韵,共享人文精神美好,归来的,不依然是林语堂。

一个习惯于行走的群体应该知道怎么让自己的精神安适,一个由中原移民建起来的城市应该知道什么是故乡什么是远方。现代节奏改变了我们原先的生活,失落了一些宝贵的时光以及荣耀后世的传统,我们在塑造自己城市的时候也有了更多的责任。有一点是值得期待的:让生活与山水更亲近一些,让社会与传统更贴近一些,让现代文明与我们的未来更密切些,重要的是,让自己更自然本色一些。

未来有梦想,精神便安适;对城市有信心,生活便和乐;这种情感真的挺美好。

(作者单位:漳州市芗城区文广体育局)

与尊敬,而这样的品德与智慧,也映照在林语堂的身上,在故居,林语堂的卧房与夫人比邻,不为其他,只因为林语堂喜欢抽烟斗、喜欢夜读,他怕这些习惯影响夫人的睡眠,所以在居室安排上有了这样的巧思;他重视家人,在客厅摆着一张大餐桌,一家人和乐融融吃饭,也招待友朋举办家宴;而他不仅关爱家人,对老家族人的未来也时时系念,在《吾国与吾民》文化之巩固作用中,他特别点明家族与教育的重要性:“在巩固民族持续力的文化力量中,最有价值者,当首推中国之家族制度,盖其组织既已十分完密,原则又阐明至为详细,故任何人均不能忘却本人祖系之力量,为中国社会上固定阶级之完全不存在。因是地位晋升之机会绝对公开,人人得经由考试制度以取功名。家族制度的存在,使子孙繁衍,扩大民族之量,而考试制度之施行,则选拔才智,鼓励求学,提高民族之质,二者相辅而行,使中华民族永久长存,不可灭息。”而现实生活中,他也身体力行这种思维,例如:他因为念及家乡族人生活的辛苦,寄回家乡种子,希望透过耕种的收益,改善族人生活,他还出资与兄长在家乡兴建学校,希望家乡子弟可以借由教育,像他一样走出大山,改变自己的命运,为社会国家奉献。

林语堂走出漳州群山环绕的家乡,在国际的文坛发光,就像当年的苏东坡离开群山簇拥的四川眉山,璀璨了中国的文学史,而伟大文学家的一生,辉煌卓越的不仅仅只在于其成就,更来自于对生命与自然的体悟,为了深入认识苏东坡,林语堂对他的认识是全面的,从林语堂在故居书房架上的藏书,可以看

出他对认识苏东坡做足了功课:北宋是个儒释昌盛的时代,苏东坡的朋友更是遍及各个领域,所谓“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想要认识这位天才横溢、交友广阔的文人,实在不简单,除了作家作品,还需要了解这些思想背后的哲理与他广泛的兴趣,于是,在林语堂的书架上,我们可以看见《论语》《老子》《庄子》的书,还有《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国佛教研究史》《中国美术史》《中国哲学史》《中国绘画史》等等,林语堂做足了功课,也从生活中呼应苏东坡的生活哲理,才能在多年之后,写出这么一本不一样的苏东坡传记,相较于传统传记文学与研究论文的严肃画面,林语堂让我们看见苏东坡鲜活有趣的一面,而也透过林语堂鲜活有趣的阐述,让我们体会苏东坡发源于生活中深富理趣的篇章,当我们翻开《苏东坡传》,仿佛跟着他一起走过那个文学璀璨的盛世,与当时每一个与苏东坡交会的时空定格,若不是林语堂融会贯通苏东坡生平思想与文章,让我从更高的视角明白理解,我们多半人恐怕都还得在他的篇章句读中兜圈子,诚如苏东坡所言:“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士不能辨。”对于苏东坡而言,林语堂就是那解感达理的高人逸士,我相信,《苏东坡传》是林语堂花费最多心智与时间的著作,也是让他获得最多快乐的一本书,他用学识与生命体悟苏东坡的一生,这本有趣的书,也将陪伴着许许多多喜欢苏东坡的人,度过阅读的美好——苏东坡用他的理趣,揭露天地自然的韵律,而林语堂则是用他学贯中西的智慧,带着我们认识苏东坡生活的理趣与美好。

(作者单位: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专刊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作